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八

元 汪克寬 撰

莊公中

丙莊王十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緝二十衛惠十五

申二年

蔡哀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

宣八杞靖十九宋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

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

劉氏曰雍廩殺

之其稱人討賊之辭也

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

去聲

夫人之所得

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

先師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

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陳氏曰州吁之弑衛

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齊詩為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家氏曰齊商人楚虔曠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既為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無知之例稱人以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矣愚案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弑賊者十州吁無知陳陀夏徵舒



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虔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佗微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弑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為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劉氏曰穀梁謂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非也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又無知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失指

公及齊大夫盟于蕺

蕺其器反公穀作暨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

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何以不名為其謀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杜氏曰莒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莒亭張氏曰今沂州承縣愚按沂州今屬益都路

及者內為志

高氏曰此盟蓋公意

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

繫於大夫之名氏也

張氏曰大夫齊之太宰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

不名也與文七年趙盾書大夫同

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

怨親仇讎也

趙氏曰納讐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

所以異於高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

見表

何以譏

俟及處父也

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

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

劉氏曰仲尼正天下之義

明德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說之詭其理則去王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

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

朱子或問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聖人之

心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

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  
人而義者令勿讐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  
是即所謂直也愚按莊公素無報讐之念自以為出  
於齊倚齊為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  
謀立糾以為君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  
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  
因無知之亂伸大義而伐之斲其棺而暴其罪謀於  
齊眾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而  
為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俟處父荀庚孫良夫  
卻犖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  
莒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慳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  
於事也○啖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  
不納故惡內也按讐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  
伐齊納  
糾義同

夏公伐齊納糾

糾左作納子糾愚按孔氏正義今定本糾上有子字則左傳古本亦作納糾

齊

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小白曷為以

國氏當國也程子傳桓公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

君子

謂程子

納者不受而強

其文反

致之稱

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內不受而強

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賁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陳氏曰襄公吾嘗入者難詞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是納不宜納也

愚按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小白之入當入者也鄭突之入衛朔之入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弑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讀經當合上下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

去聲

文觀之

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

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前淮南厲王傳王驕

恣不法上令薄將軍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云云

是糾幼而小白長

辰兩反

其

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

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

立故管仲相

去聲

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

其被

皮寄反

髮左衽矣召

音邵

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

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上蔡謝氏曰召忽死

於子糾為傷勇管仲不死為從義而夫子予之也朱  
子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  
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  
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  
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  
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  
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愚  
按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  
白稱入為篡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  
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皆僖公子  
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而程子謂襄  
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  
考小白與糾其為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  
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則  
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  
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



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真偽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况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讎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讎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興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矣通旨莊公為齊納子糾既絕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故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而魯不絕如綫仲尼為此懼一書再書屢書特書而每書必加貶絕以著其釋怨忘讐之罪也○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

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  
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  
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曷為不  
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復讎者在下也穀梁宣  
十二年傳績功也功事也程子傳及其師非卿也公戰  
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杜氏曰乾時齊  
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  
曰乾時愚按在今益都路樂安縣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

何氏曰復

讎以死敗為榮劉氏曰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

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

浪息

反戎路傳

直專反

乘

繩證反

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

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

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

沒公以見

音貶何氏曰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

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

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

孟子

春秋無義戰

當書公冠

去聲

于敗績之上

據駢陵楚子書敗績

與沙隨

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

音預

盟為比以示榮矣

沙隨平丘皆非

魯罪故不諱恥見成十六昭十三

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

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愚按書齊師書我師則非

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攷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

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讎也  
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  
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  
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為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為與  
讎戰故雖敗績猶不以為辱耳抑  
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  
羊傳其取之何脅我使我殺之也殺  
梁傳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

### 取者不義之詞

愚按說文取捕取也謂  
義不可而強取之也

前書納糾不

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

扶又

稱子者明不

當殺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

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或奪或子

上聲

於義各安春秋精

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

本孟

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

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

同流毒豈不遠哉

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

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

帝後梁高祖朱晃受  
唐禪殺唐昭宣帝

故孟子曰五伯

讀曰霸

三王之

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高氏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

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取殺之重之也張氏曰糾者齊桓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桓者當列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日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子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今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聖人以至公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為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愚按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為國桓公殺子糾晉文

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伯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書耳○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冬浚洙

洙音殊公羊傳浚者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穀梁傳深洙著力不足也杜氏曰洙水在魯城

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

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音現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

知本為後戒也

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

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王氏曰隋有李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產晉不能屈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末務特兒戲耳愚按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滅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丁莊王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酉三年一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



杞靖二十米閔八  
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敗必邁反後放

此勺上酌反殺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長勺魯地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左氏十一年傳云皆

陣曰戰敵未陣曰敗某師范氏曰不剋日而戰以詐相襲敗之者為主啖氏曰凡魯勝則曰

敗某師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後應去聲者也劉氏曰戰者仁人之所惡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疑若

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

陣者不戰殺梁莊八年故行使去聲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

亦音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

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

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

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愚案春秋書外敗者八非外域之敗中國則中國之敗外域夫外域之於中國不足責矣中國之於外域不可以常法制之而以詐勝之猶之可也至於中國之於中國而以詐取勝則其罪深矣經書內敗外域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仇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

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敵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狙詐何有於敵讎苟以為敵讎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讎也劉氏曰左氏曰齊師伐我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陣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為據

##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左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公羊傳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

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殺梁傳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王氏曰宋閔以莊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隙何為而侵宋耶以詐敗齊乘勝侵宋皆召兵之

道非保國之謀也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愚按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見十五年○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公羊僖元年傳遷者其意也遷之者非其意也殺梁傅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

杜氏曰宋強遷之而

取其地趙氏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陸氏曰移入封內以為附庸也

懷土常物之大情

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眾

不肯率從

書盤庚注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昏動以浮

言恐動之以禍患沈陷之於罪惡乃詬民之弗率

而况迫於橫

去聲

逆非其所

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

昭十六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

共處

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謔傷和氣豈不惻然

有隱

痛也

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

再貶而惡已見

音現

矣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

遷之王氏曰驅而屬之為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為如此閔三載而見弑於賊臣豈不曰

天道好還哉通旨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以取盤  
庚曰有不和利焉意欲自遷則何惡矣或介乎大國或  
迫於戎狄為人之所遷者春秋憫之襄陵許氏曰遷  
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  
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愚按書遷國邑  
者三書自遷者七宋遷宿齊遷紀邢鄩鄩遷陽皆強  
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夷  
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為文者也然惟邢衛  
乃迫於狄而自遷蔡許為吳楚所遷亦書自遷者蓋  
雖為強暴所遷然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  
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與滅繼  
絕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  
○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  
此乃將已地繞之非遷彼之義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繩證反  
左傳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

不日疑戰也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今興仁府乘氏縣愚按乘氏縣今屬東昌路曹州

齊宋輕舉大衆

據二國稱師

深入他境

據郎乘丘皆魯地

肆其報

復之心

齊報敗長勺宋報公侵

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

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

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

據不書伐

勝者不以其理

據不書戰而止書敗

交譏之

劉氏曰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

乘便快其攻取之意使魯人恟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以止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繫於勇嗇於禍之咎故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襄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陳氏曰書次于郎見齊伯之難書次于厥貉見楚伯之難不苟于從齊是人心猶知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知有晉也愚按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由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趙氏曰公羊云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



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  
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舞穀  
作武此荆猾夏

之始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  
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  
吾求救于蔡而伐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  
歸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  
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何以名絕曷為  
絕之獲也曷為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  
荆者楚也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  
叛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其  
言敗釋蔡侯之獲也杜氏曰莘蔡地楚國今南郡枝江  
縣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于丹陽今江陵之  
枝江縣愚按莘在今

河南府路裕州莘縣

次定曰

春秋傳附錄纂疏

十四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

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

劉氏曰以歸蓋就虜而不耻者薛氏

曰以蔡侯獻舞歸何執之而不反也其不言執不與蠻夷之執中國也不言獲不忍諸侯之為蠻夷獲也

臨川吳氏曰蔡侯為荆所獲而以之歸留於楚九年至莊十九年卒

若蔡獻舞潞嬰兒

沈嘉許斯頰祥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

宣十五年滅潞以潞

子嬰兒歸定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十四楚陳滅頓以頓子祥歸定十五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八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七入邾以邾子益來

國君死社稷正也

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二倍

十六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

義直其辭初不服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

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

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

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孝經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二十三年傳荆以州舉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僭稱王是以外之張氏曰外域之故不稱師與人略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強楚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王政不

行外寇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以凌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高氏曰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荆人強暴敢肆毒於中國也臨川吳氏曰荆為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秋其害彌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荆蠻內侵之始陳氏曰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亡者寡矣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鄭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之法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夷夏之大變也○愚按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請

王室尊為王，王不聽，乃自立為武王。王子文王始強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即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荆以州舉杜預謂荆其本號後改為楚。今考檀弓謂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則荆或是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楚則荆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邠改號小邠而仍稱邠，申稱滕，薛邠蓋春秋略之，故舉其故號耳。嘗攷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為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于楚，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蓋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滅無所出也。杜

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今濟南府歷城縣。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

范氏曰：凡書奔責不死社稷。

不書出國亡。

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

已無取滅之罪為橫去聲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

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據公穀蔡獻舞書名絕之也

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

乎張氏曰齊桓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與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楚子滅弦弦子奔黃傷狄滅溫溫子

奔衛傷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

之也

范氏曰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孫氏曰奔莒不名者譚本無惡也

然則吳滅徐徐

子章羽奔楚

昭三十

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

丁緩反

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

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

以上並據啖氏纂例家氏曰國

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為恥或為所執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禪為皓為慙懷為叔寶者吁可歎哉

春秋之義

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

平

於為善也

故其書法如此

通旨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恨便滅之鄭可取便降之若

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張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薛氏曰五伯桓公為威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二道也宜哉陳氏曰曷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愚按齊桓圖霸之初滅譚滅遂降鄆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弱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誥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仗義以正天下聖人予齊桓亦威於楚是以書師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虐小之事為惡惡之比不亦惑乎春秋書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官則齊桓亦熊貲之為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戊戌  
莊王十  
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六衛惠十七蔡  
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



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  
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

敗宋師于鄆

鄆子斯反左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穀梁傳內

事不言戰舉其大者杜氏曰鄆魯地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贖武甚矣書日者所以謹之也愚按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菴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

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

本陸氏辨疑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

所謂災者害及民

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

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

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

之猶存而未泯者也

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

先亡也

見左傳昭十八年

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

之心王者之事也

劉氏曰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

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為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為詳宋而略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齊侯來逆共姬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詩召南何彼穠矣小序朱子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甚言其貴盛之極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鞞勒面績總服則禴翟禮亦隆矣

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

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

去聲詩鄭風羊小序

夫先而

婦從

士昏禮賓出婦從婿乘其車先

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

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

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

去聲

帝二女而其書曰嬪

毗賓反

于虞

見堯典注嬪婦也  
使行婦道於虞氏

西周王姬嫁於齊侯

據詩稱齊侯之

子

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

同上召南小序

其詩曰曷不肅雍

王姬之車

雍詩作雛朱子傳肅敬也雖和也言此何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

王姬貴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

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

尊也公

主

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為公主姊妹

為長公主諸王女為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

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

前王吉傳吉字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

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而長樂王

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

許六反下同

其子舅姑不敢

畜其婦

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

原其意雖欲尊君

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

為治

去聲

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

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高氏曰公不可主齊昏故重而重見之王氏曰主襄公之

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略張氏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為讎

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  
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  
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  
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  
紊也愚按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  
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吞悲  
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  
其失尤甚江數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勅甚於  
僕隸則其故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  
實萬世之法也○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  
書其歸為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  
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已莊王十  
亥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  
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

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  
宋閔十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音攜公羊傳隱之也其國亡矣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何氏曰鄫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

至此九年

叔姬至此始歸于鄫者紀

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

鄫歸奉其祀也

叔姬雖伯姬之姊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雖媵妾當

奉紀之祭祀

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

于魯

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所謂全節守義

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

杜氏曰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

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

愚按當時必有饋問弔葬之禮故史策錄之

是故其歸于鄒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

弗削使與衛之共

音恭

姜同垂不朽

詩鄒柏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

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

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

魏志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

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異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

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云云禽獸之行吾豈為乎聞者為之感動



其間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劉氏曰紀侯之歿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

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鄆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折地以求利此邦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鄆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劉氏曰穀梁云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爾非也邑何故不得言歸乎鄆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家氏曰公羊謂歸于鄆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乎蓋紀之

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愚按或謂叔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鄫鄫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于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作接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萬公右欵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

可謂不畏強禦矣穀梁傳書  
及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

乃旦反下同

春秋書之者其所取

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

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齊

襄之弑蕩意諸死於宋昭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埋死於齊莊之弑皆不書故

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

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

避其難

哀十五子路曰云云

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

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

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

音泰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桓二

督弒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

文十八襄仲殺子惡以君命召惠伯，其宰止之曰：『入必死。』惠伯曰：『死君命可也。』宰曰：『若君命則死，非君命何聽？』入殺而埋之。通旨：董卓召皇甫嵩往，見執而亡。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則不往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據子糾不當立崔杼弒

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於虔反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其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

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

見左傳襄二十五年

若仇牧荀

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

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

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

猶土梗

莊子田子方篇真土梗耳注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

弁髦

左傳昭九年豈如弁髦而因

以敝之注童子垂髮始冠三加成禮而棄其始冠

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愚按

春秋褒死節之臣所以為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弑而將相大臣皆黨惡

朋光恬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  
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儉  
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溫甚至如馮  
道歷事五代皆任公師之貴不以為辱而反以為榮  
比明皇之象昭宗之猥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  
如土搜弁髦而莫之省乎○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  
斬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憂何由至哉  
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臨川吳氏曰公羊言莊公獲  
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  
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為大  
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弒自取之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  
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

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  
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杜氏曰宋地

奔陳

范氏曰宋久不討賊

致令得奔孫氏曰萬八月弑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于討賊

宋人請萬于陳以

賂陳人使婦人飲

於鴆反下同

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

醢

音海

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

公乎

據州吁無知已殺則衛桓齊襄昏書葬

夫天下之惡一也

左傳衛石祁子

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

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

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

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

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

賊子懼

陳氏曰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張氏曰陳容

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官而渚焉之意何其異哉臨川吳氏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為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君然賊既逸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碯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愚按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狙詐戮之則非天討矣慶父弑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事與此同蓋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甯喜皆已殺而卓剽不葬蓋晉衛討亂臣不以其罪而又不以君禮葬卓剽也蔡般未討而蔡景書葬乃變例而責諸侯之不能討



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

庚僖王  
子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  
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

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  
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

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左傳會于北杏以平  
宋亂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

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  
授之者也舉人衆之辭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

桓率諸侯  
以平宋亂

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  
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  
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

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

文楚莊秦穆交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 五伯注見首卷進表

下桓非受命之伯 孫氏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

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 諸侯自相推戴以為

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 楊氏

辨要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為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為伯之罪著矣厥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襄桓之故也永嘉呂氏曰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

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于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興則翕然唯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一時氣勢聲焰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齊侯稱爵其與之乎焉比事以觀而善惡自見矣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

左衽而審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

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子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

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高氏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之而獨舉齊爵抑

揚之辭也自此執鄭詹伐山戎執  
轅濤塗二十餘年不與齊桓以爵

或曰桓公始平宋

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家氏曰齊桓  
割伯以平宋

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  
所同屬也周衰王綱凌夷諸侯恣擅齊桓能以尊王  
室正諸夏攘僭竊為事故春秋予之也張氏曰王政  
不行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之興齊桓  
一會而宋陳蔡邾並來受命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  
之就下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弒君之時舉兵討之  
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會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  
而戍之穀梁傳不日微國也杜氏曰

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張氏曰蛇丘屬漢泰山郡隧鄉故遂國也愚按今屬濟寧路鉅野縣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

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

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

力也

公羊  
僖五

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

天下之民歸心焉

南軒張氏曰興滅國不欲忘其先  
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

祀也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

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音現家  
氏曰遂

人不會此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  
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

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古何反左傳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桓之盟不日

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杜氏曰：柯，齊之阿邑。張氏曰：今東平府東阿縣。

始及齊平也

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王氏曰柯齊地而

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

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

左傳文六史駢曰前志有之云云宣十八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

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郟納子糾故聖人詳加

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

安中國攘僭亂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

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

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

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

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

而春秋賢之信乎

公羊莊四

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

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

柱戀反

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朱子語問莊公

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讎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去報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



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  
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  
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个時勢義理輕  
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  
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愚按  
公羊稱齊襄復九世之讎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  
怨不復則失之不及今考桓公至定公才八世而夫  
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安得謂九世猶可復讎乎  
春秋於禚之狩人齊侯以貶公於溺會伐衛貶不書  
公子於圍邲諱不書公屢加貶絕則復讎之責至矣  
故柯之盟不復致貶誠以齊桓倡伯尊王安夏顧不  
可以區區不能報之寡弱召其危辱以獲戾於先君  
也聖人輕重之權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趙氏曰  
公羊云云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  
莊公與齊襄猶歡好不絕  
不應至桓公却生讎怨

辛僖王  
丑二年

# 十有四年

齊桓六晉縉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  
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弒曹莊

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  
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取成而還程子傳春秋之法將尊師眾曰某帥師將卑師眾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眾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 宋人背

音佩北杏之會

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蓋

假仁義非誠心  
故人心不孚也

# 諸侯伐宋

杜氏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張氏曰陳

曹皆宋之隣不動遠  
國簡便之規模也

# 其稱人者將

去聲下同

# 卑師少也齊

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

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

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郟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

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鄭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

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

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耳伐山戎書人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濟猷捷書齊侯故也

蓋以制

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推強楚西抑秦晉天下

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

高郵孫氏曰滅遂至遷陽皆貶稱人

誤矣

通旨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曰以春秋考之管仲相桓公數十年未嘗

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  
為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

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

扶又反

再舉

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

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

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

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

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孫氏曰桓

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自畏桓故使單伯會伐高  
氏曰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  
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從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  
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鞏會  
宋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也  
○劉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  
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  
也與公羊相似愚按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  
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  
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况定四年傳  
云劉文公合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  
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馬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穀梁傳其曰荆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蔡土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伯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溟及中國也王氏曰荆虜獻舞歸今又入蔡四鄰不能救方伯不復問小國附盟主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倡伯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衡盟齊會孟圍宋則蔡莫不偕至至

于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剗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龜勉周旋晉文既歿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為窺宋之謀卻缺樂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伯列國悚然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變而楚復為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于列國大夫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廬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朱東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入求貸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益暴柏舉之戰假手于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疆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為楚所并棄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同即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

侯鄭伯于鄆

單音善鄆音綰左傳會于鄆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杜氏曰鄆衛地東郡鄆城

張氏曰今濮州鄆城縣愚按鄆城縣今屬東昌路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高氏曰諸侯伐宋踰時不解

至是宋公始服而為此會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已成而三國還師故

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

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為之飾說欲證單伯必為周人非解經

之體

壬僖王

十有五年

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

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



于鄆

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穀梁傳復同會也張氏曰傳謂始霸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霸駸駸向定諸侯之心猶未一也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

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強

陳介於二大國而為三恪故齊桓自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愚按是後惟召陵侵楚序衛下蓋陳在

喪稱子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襄陵許氏曰鄆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

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丈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啓越竟之恣遂成如莒

之姦張氏曰文姜播惡齊襄之世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豈非未聞

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以不道霸者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秋宋人齊人

邾人伐郕

郕公作兒音郕左傳諸侯為宋伐郕

伯

與霸同後倣此

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

兵也

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征伐則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張氏曰小

邾宋之附庸不服宋桓公為宋伐之齊桓霸體未全正此役為宋而興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序鄭之上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

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劉氏曰當

是時桓未成乎伯未成乎伯而伐人猶諸侯之相伐也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蜀杜氏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攘暴亂以救中國為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德之小

乎愚按石氏謂邾有二邾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邾乃宋之附庸今考伐邾而後經不書邾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邾吾後也昭二十年傳稱邾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邾

為小邾明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邾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邾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

公羊擗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

宮室曰伐

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

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陸氏曰凡師稱罪致討曰

伐無名行師曰侵據左氏之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能有鐘鼓乎則左氏之例非矣公羊以謂深者為精淺者為捕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云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

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

**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

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鄭氏注  
伐者兵

入其境侵之者兵加其境而已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愚按陸淳謂不言罪名但

行殺掠非謂師出無名然語辭未明有以啓後人之疑也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

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

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知

意兵法所謂竒也國語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變事也愚按侵伐二字必皆當

時行師之名故雖外域亦書伐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為褒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

冬十月

癸僖王 十有六年 齊桓八 晉武公稱三十八年 衛惠二  
卯四年 十二 蔡哀十七 鄭厲二十三 曹莊二

十四 陳宣十五 杞共三 宋桓四 秦武二十 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 宋人齊人衛

人伐鄭

南北爭鄭於是始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孫氏曰鄭背鄭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

序宋下與伐鄭同張氏曰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  
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  
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  
中國諸侯定矣家氏曰鄭突以庶篡嫡昭得返國突復  
據櫟以逼之昭以弑死突之為也齊桓始伯當聲突舊  
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今為宋而伐  
鄭非名也愚按此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以齊序宋下齊未成乎伯而宋猶主兵也 ○秋 荆伐

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師氏曰自  
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

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也王氏曰齊方圖伯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

春秋備書以見中外之盛衰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會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左傳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程子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幽宋地張氏曰滑今滑州薛氏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

陸氏曰會公會也不書公為公諱也陳氏岳曰凡空書會

其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

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

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

去聲

失信也

據十

七年受鄭詹

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

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何氏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愚按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實皆不出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異蓋以左氏於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於新城曰從於楚者服於蟲牢于戲曰鄭服也於馬陵曰且莒服故也於雞澤曰晉為鄭服故合諸侯於重丘平丘曰齊成



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于蒲以諸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戚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打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揚士勛疏謂魯莊之世楚國未強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魯文之時楚人強盛而中國畏之新城書同傳云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傳省文也舉斷道以包上下則蟲牢馬陵蒲之與戚柯陵虛打之類亦是省文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則戲盟京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是後中國微弱不復能外楚矣是則謂晉伯十有四盟皆為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懼楚皆同

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打同欲救宋也于蒲之盟罪其失信而尋盟毫北之盟惡其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既同而又叛也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即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唐孔氏云載辭稱同啖趙謂盟辭同而無彼此之異蓋惟其同欲是以載書同辭也薛氏又謂同力乎中國亦同心之意也若夫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十九年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牢豈亦能設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新城虛打皆大夫與盟清丘則四國之大夫當時大夫雖僭然未必能備天子之禮也季姬及鄆子遇于防安得

用天子冬見曰遇之禮乎止齊陳氏臨川吳氏皆謂  
同者衆辭列國相與盟而莫適為主然前此瓦屋惡  
曹後此鄆陵畢馳皆莫適為主而不書同齊桓晉悼  
皆霸者之盛不可謂其不專主盟也或者又謂霸業  
未盛霸業既衰則書同盟然齊桓幽之再盟不可謂  
霸業未盛壯丘霸業已衰而不言同晉悼之盛終始  
書同盟而祝柯澶淵晉霸已衰皆不書同盟則霸  
業之盛衰固不係於書同盟與不書同盟也 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

論語朱子註民無食必死然無信則  
雖生亦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

君子以信易生

重桓王之失

詩兔爰小序桓王失信諸  
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

春秋之諱公

與音預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

為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

范氏曰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公可事齊

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

果以桓為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

盟諱之也

愚按霸者合諸侯而同盟外示同欲而出於中心之誠者蓋寡先儒謂惡其反覆而

書同蓋書同盟而反覆之惡自著故于幽為同盟之始而魯則失信於齊桓平丘為同盟之終而晉則辭魯昭使不與盟是皆反覆之易見者也說者皆疑鄭詹逃來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貶之夫春秋為國諱惡苟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幽不諱公則又彰莊公之失信故沒公不書使若微者同軟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况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而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弒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弒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

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而議之也朱子於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末為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趙氏曰殺梁云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按莊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貶責之旨何關內外察也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范氏曰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

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高氏曰不能五十里為附庸若有功加地滿五十里則列為子男邾本附庸齊桓始伯從其征伐有功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為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陳氏曰向也曰儀父今日邾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稟命於天子是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詩人為之賦無衣則諸侯猶有黜陟也

甲僖王五  
辰年崩

十有七年

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衛惠二十  
三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

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  
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作瞻  
下同左傳

鄭不  
朝也

書齊人執詹惡

去聲

齊之詞也

孫氏曰稱人以執惡桓  
也劉氏曰執詹書人責

齊之詞也不  
稱行人非使

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盖用事

之臣也

杜氏曰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  
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孔氏正義傳曰鄭有

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  
不朝責鄭鄭令詹詣齊謝罪齊人執之

其見執宜

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

之心愛人則盡仁

本張子黃氏曰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見觀其

責於人者而已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已者而已

此春秋待

齊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

桓反之是以為伯道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為矣張氏曰詹不氏與柔溺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趙氏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持為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穀梁又云以其逃來志之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若為來魯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必先書之劉氏曰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穀梁曰人者眾辭以人執

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  
邾人執鄆子亦可謂與之乎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反公作滅左傳遂因氏領氏工  
婁氏須遂氏饗齊戎醉而殺之齊人殲

焉公羊傳滅積也衆殺戎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何為  
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

猶存  
遂也

殲盡也

啖氏曰殲者  
自滅之義

齊滅遂使人戍之

在十  
三年

遂之餘

民飲

去聲

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氏曰齊人戍遂  
遂人討而盡殺之

故以自盡為丈何氏曰稱人衆辭臨川吳氏曰以無  
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或又凌蔑

其舊民故遂人  
憤怒而盡殺之

春秋書此者見

音現

齊人滅遂恃強陵



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

之同力也

本公羊

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

胥一身可以存楚

左傳定四伍負與申包胥友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我必能興之及

吳入郢昭王奔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子滿子虎帥車五

百乘救楚吳師大敗楚子入于郢

楚雖三戶可以亡秦

史范增傳楚南公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韋昭曰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左傳哀四三戶杜氏曰丹陽縣

北三戶亭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

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

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

又如齊人自死于遂也陸氏曰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張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仲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誦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愚按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趙氏曰穀梁曰此謂狎敵也此說乃議其不善用兵恐非教世

#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

范氏曰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陸氏曰凡言

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逃者匹夫之事

杜氏曰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

逃苟免書逃以賤之言與匹夫逃竄無異

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

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

辱君命矣

左傳昭十三子服惠伯曰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何免之為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

請從君惠于會去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

常山劉氏曰詹為正卿不能自辨以

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在他國斯可賤也

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

不知命之罪也

劉氏曰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邪

尚何逃之有詹恐其見殺因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永嘉呂氏曰觀逃之一字則詹之有罪無罪皆可

知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

武城為天

下逋主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陳氏曰外逃不書齊

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譏與之接也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

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為逋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魯之罪也愚按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何休以鄭詹用

事於魯非也王氏曰春秋書逃有三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為君而不知義者也鄭詹逃來是為臣而不知

義者也鄭詹逃來是為臣而不知

義者也

冬多麋

公羊傳記異也

麋

澤獸鹿之大者

魯所有也多則為異

何氏曰言多者以多為異也京房易傳廢

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國多麋山陰陸佃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

以其又害稼也

杜氏曰多

則害五稼

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

去聲犀象之意也

子害稼則及人矣

高郵孫氏曰以有為災則書有有

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為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為災也蜚蠊書有者以有為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為災不繫於有也螟螣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為災則書之

乙惠王 十有八年

齊桓十晉獻公僖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

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不言日不言

朔夜食也家氏曰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

曰濟西濟水之西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

之也

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孫氏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鄰先言侵而後言

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為國無武備啓戎心

而不知警危道也

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

春秋之意其必未

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本孟子劉氏曰公追我于濟西此無愛民之意

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凡君之於其民也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豈坐視之待其然且沒而施巧變哉高氏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臨川吳氏曰戎即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逆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愚按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譏其在境而不能豫備也追齊師至鄒譏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夫既不克預修戎備過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啖氏曰左氏云不言其來諱之也據書追明不覺

其來已去而追爾直書事實有何諱乎劉氏曰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預禦之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過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若不言之伐不使戎過於我則言伐者皆使其過於我乎又曰于濟西大之也亦非也但云公追戎未知追之於何所耶理所必書何大之有

秋有盛

盛又作域音或左傳為災也公羊傳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盛射人者也

盛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

矣

杜氏曰盛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孔氏正義洪範傳曰蠶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

多淫故其地多蠶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璣詩疏云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入景



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偏身濩濩或或故為災

魯人察之以聞於

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

佃字農師宋建中靖

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

蠱陰物也廩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

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

上聲

矣此惡氣之應

去聲

其說是也

張氏曰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

廩者迷也蠱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

之示人顯矣

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

野何足怪乎

廩蠱乃物異之惡者也鳳麟乃物異之美者也

春秋書物象之

應去聲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去聲

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

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愚按春秋書螟螽蠹稼生志

蟲之害稼者也書多稌有蠶有蜚有鸛鵒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蠶字以古隸較之作蠶即蠶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蠶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蠶則為異而非蠶矣

冬十月

丙惠王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 晉獻二 衛惠二十五 蔡哀  
午二年 二十 鄭厲二十六 曹莊二十七 陳宣

十八 杞共六 宋桓七 秦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  
宣公元年 楚文十五卒

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  
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  
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為其有遂事書大  
夫無遂事穀梁傳媵淺事不志其志何也媵亂之輕者  
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  
略之也程子傳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  
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  
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  
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媵淺事 啖氏曰媵卑者之事也 陳人微者 愚按詩小  
常事不書為遂事起本 序江沅之

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士昏禮媵布席公子往焉是于奧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不必備耳

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

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音預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

重者也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家氏曰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

盟伯主而可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

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

已也據衛人晉人齊人來媵皆微者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

人也據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不言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

詞公羊遂生事也何氏曰生猶造也聘禮大夫受命

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

謂本有此命去聲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

愚按既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

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

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去聲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

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孫氏曰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蜀杜氏曰

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明書以示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

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劉氏曰公羊以謂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人稱非正名之義殺梁曰辟要盟也亦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豈敢以媵歸之名而遣使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愚按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

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  
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  
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專與齊宋盟  
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  
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  
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

夫人姜氏如莒

傳見明年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張氏曰為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

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  
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  
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也臨川吳氏曰夫  
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托  
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  
母歿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况往他國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  
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

不以難邇我國也程子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何氏曰鄙者邊垂之辭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

明非

結方與二國

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

與人以招寇也

臨川吳氏曰魯之臣送已女為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

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與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或以結能為去聲魯設免難去聲之策下同

為齊宋畫講好去聲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

秋子音與之故稱公子非矣

啖氏曰結必非命卿嘉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



特書公子劉氏曰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鄰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其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境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與結也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頽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頽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愚按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已二年苟為鄭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與兵矣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九

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善長

給事中<sub>臣</sub>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李巖

謄錄監生<sub>臣</sub>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九

元 汪克寬 撰

莊公下

丁惠王 二十年 齊桓十二 晉獻三 衛惠二十六 蔡穆侯

未三年 十九 祀共七 宋桓八 蔡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

宣二 楚堵敖熊 躄元 年 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正也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 范氏曰夫人比年如莒過

而不改無禮尤甚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

音房

止水之所自来也

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

止水之所自来也疏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

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閨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

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

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

而阻於義故載馳作並見詩小序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

世朱子傳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馬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

之別

筆列反

自遠於禽獸也

曲禮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今夫人

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

得

社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

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

見大戴記

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

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於禚

諸若反二年

次享

於祝丘

四年

又次如齊師

五年

又次會於防於穀

七年

又次

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

經解

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是以此極

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臨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往它

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張氏曰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闕雖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高氏曰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愚按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醜惡無耻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嬰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鄰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者歟

夏齊大災

杜氏曰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也劉氏曰凡弔之者哀其禍

而救其乏。○啖氏曰：公羊云：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愚按：穀梁云：其志以甚也。謂災及人，似公羊解宋大水之說，辨疑權衡，既言之矣。○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戎，穀作我。張氏曰：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

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鄭伯號公，胥命於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於王城，齊不能預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我，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愚按：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於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當

從二傳作伐戎

戊惠王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申四年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



陳宣二十祀共八宋桓  
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

突卒

左傳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以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頹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鄭伯見虢叔

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

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愚按厲公有位

二十八年子捷嗣是為文公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於垂者乃子儀也

十四年杜氏注

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於鄭

桓十

之後其出奔蔡入於櫟

桓十

皆以名書猶繫去聲於爵

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

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

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

去聲

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

去國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於垂者乃厲公也

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

者之戒矣

高氏曰高渠彌弒昭公立子疊齊人殺疊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

伯故也永嘉呂氏曰入於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書爵明其能君故著其實耳張氏曰突莊公之孽子

莊公既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於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躋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殺梁傅婦人弗目也。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

書地。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杜氏曰：八月乃

葬。緩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諡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諡不敢妄加，羨名古意，猶可致也。

已惠王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

宣二十一年祀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春王正月肆大眚所景反公

傳大省者何災省也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杜氏曰赦有罪也赦赦罪

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舜典曰眚災肆赦蔡氏傳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若人

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易於解下買反卦曰君子以赦

過宥罪也程子傳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呂刑

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蔡氏傳刑疑有赦則質於罰而聽其

贖罰疑有赦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

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妄鄭氏注不識謂愚民無所識若今仇讎當

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過失若舉刀欲斫伐而軼中人者今律過失殺人不坐遺忘若間惟薄忘有

在馬而以兵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莫報三赦曰矢投射之反

蠢勅江注愚注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幼弱老耄若今律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

坐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

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通音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孫氏

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異常者也臨川吳氏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

劑量於其間不一槩也書肆大眚則罪之  
大而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奸佚罰也後世有姑

息為政數

色角反下同

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

滋盖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通鑑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答曰云云亮卒後延熙九年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蜀人又

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

音邵

也

蜀諸葛亮傳贊曰至梁益之民咨述亮者

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于產無以遠譬也

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

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張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

世而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辜極惡而例之於青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瘡痍書曰肆大青以譴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啖氏曰肆者放也青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普有何義乎趙氏曰穀梁云為嫌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魯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毋罪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魯之心葬毋肯有所忌赦自葬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

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何氏曰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

文姜之行去聲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見陸氏微旨

以書夫人孫

音遜

於齊

莊元

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於夷

齊人以歸

傷元

攷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

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

貶之不可得矣

陸氏曰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婦當

從夫諡後代訛謬無別有諡非正也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耳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諡之有先王之

制但取夫之諡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別

自為諡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

則葬之足矣又別為之諡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為之別立諡後世



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公穀作禦此書專殺之始殺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

未命為大夫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范氏曰禦寇宣公之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

劉氏曰以為大夫則非大夫也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而書者知

其為君之嫡也君之嫡雖未為世子未可稱世子而已有可以為世子之端矣故不可不重也殺而

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

意而大夫國人不與

音預下同

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

生

宋公殺世子廕

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

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

稱公子者一莒

意恢稱大夫稱名氏者三十四鄭申侯公子嘉公子黑晉丕鄭父陽處父先穀趙同趙括卻錡卻犇卻至胥童齊國佐高厚宋山衛元咺公子瑕孔達蔡公子變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陳洩冶慶虎慶寅楚得臣宜申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公子追舒屈申成熊卻宛不稱名宋曹各一 稱人者有二

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

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

稱公子者一陳御寇稱大夫稱名氏

者四晉先都士穀箕鄭父陳公子過宋大夫不稱名者一不稱名而稱官者一 其一弑君之

賊人人所得討背

音佩

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

去聲 則稱

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

齊殺無知  
晉殺欒盈

之類是也

陳氏曰苟殺有罪則稱人稱人者討辭也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人殺之焉耳愚按殺弑君之賊

而不以其罪則亦稱國以殺而去其官如晉里克衛甯喜是也

攷於傳

去聲之所載

以觀經之所斷

丁亂反

則罪之輕重見

音現矣

孫氏曰春秋之義非

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

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况世子母弟乎春

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無王甚矣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

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

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劉氏曰左氏稱殺其太子杜云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邪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蓋下文有脫事爾臨川吳氏曰書時之首月而四訛為五

也家氏曰何休云譏莊公娶離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穿鑿之說也

○秋七

月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

傒音奚公羊傳高傒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盟公也曷

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仇也程子傳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冬公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之大也讎何讎爾親納幣非禮也殺

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程子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杜氏曰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三傳不見所譏失禮明故范氏曰喪婚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僎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

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僎盟也

趙氏曰凡

盟不目內皆指公也明書高僎見其仇敵之罪也高氏曰高僎不去族異乎晉之處父也家氏曰及處父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禮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責焉耳蓋諱之中有權度存焉愚按防盟出公意故高僎不去氏來議結昏娶仇人

女大惡也

張氏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戌盟於劉一

也而此復以婚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為惡之大者也家氏曰或謂魯與齊既為會盟春秋無責通婚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請昏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仇人之弟猶曰為其霸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仇女而後娶其何以奉棗盛入先君之乎  
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

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公羊文二其為吉者主乎已以人為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

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臨川吳氏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

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已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

當自行也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  
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  
者皆譏也蜀杜氏曰春秋內適外曰如苟書其事蓋  
非常也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貶趙氏曰昏禮有六  
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  
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  
契成逆女為事  
終舉重之義也

庚惠王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年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  
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

二十二祀惠二宋桓十一  
秦宣五楚成王顯元年 春公至自齊公羊傳桓之盟  
不日其會不致

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張氏曰書至告於廟  
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特之意  
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  
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

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王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讎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愚按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未必然夫莊公議昏於齊至再至三盟防過穀盟扈屢為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其緩又安背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耻耶 ○祭叔來

聘祭側  
界反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

穀梁

本作

外交故不與使也

范氏曰祭叔天子冢內諸侯南季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

獨此奪之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



見之啖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陸氏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孫氏曰非天子命也故不言使其

祭伯來朝而不言朝

隱元

祭叔來

聘而不言使尹氏

隱二

王子虎

文三

劉卷

音權定四

來訃

音赴

而

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

容下比

毗反

之臣

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

之禍息矣

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

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為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  
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

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臨川吳氏曰祭圻內之國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永嘉呂氏曰王臣聘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伯來私來也言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其不稱使不與祭叔之使亦非也此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一例爾蓋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愚按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荆楚無君臣之詞然曰荆人來聘亦指荆之微者爾何嘗言荆子來聘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為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來聘苟請命於王則王命之矣舊史必書曰天王使祭叔來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不稱使邪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

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公羊傳何以書

譏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程子傳昏

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

古衛反

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

觀民於社君為

去聲

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

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

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

並見魯語陳氏曰諸侯非享觀不踰竟如齊觀社非禮也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

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托此為名以如齊也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通旨公行悉書皆是非所在治亂係焉如齊納幣則見其結昏仇讎如齊觀社即見其非王事民

事而妄動輕舉也

公至自齊

王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社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

土而治民哉况公之意以觀社為名而實窺  
齊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荆人來

聘楚交中國始此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  
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音現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

鄭皆以州舉者惡去聲其僭亂不恭故外之也至是來

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何氏曰蠻荆能慕王化修

聘禮當進之故使稱人也孫氏曰以其慕中國修禮來聘少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

之事雖蠻荆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僭亂

不恭而遂進焉范氏曰明聘問之禮非蠻荆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見聖人之

心樂

音洛

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

則與天地相似凡在荒遠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

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

通鑑唐德宗曰吐蕃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命歸吐蕃之俘吐蕃大悅遣入貢春

秋謹中外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在僻陋者

劉氏曰吳

楚徐越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是以外之雖然稱人稱國稱子不使與鄭故書法如此

陳氏曰荆

楚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

者憂之也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愚按公穀皆謂稱人所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漸盛今考楚之交中國始書荆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遠罷蓋始而來聘則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子其服義則進而稱名氏及其寔慕中國薦講聘好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祇舉號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略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舉號則為進之耳或以謂君臣同辭夫君臣同辭則止稱國既曰荆人則是荆之早者特比於君使臣則其辭未詳焉耳曷可謂君臣同辭哉

公及齊侯遇於穀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耳愚按莊公急於得偶數相會盟故簡禮而為此

會也傳義見盟扈

蕭叔朝公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

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今徐州蕭縣愚按徐州今屬河南府路何氏曰

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

中國附庸之君例書字愚按左傳成二年稱蕭同叔

盖當時蕭君常稱字

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

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

則非其所也

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

嘉禮不野合而

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

杜氏曰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



嘉禮不野合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

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孫氏曰諸侯相朝非禮也朝於內猶曰不可况朝於

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交譏之也劉氏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者乎張氏曰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愚按齊莊公弔祀梁之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為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誅於私欲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

朝所以交貶之也高氏曰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  
觀社而還則荆人聘之遇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  
以自得而不  
復忌憚也

秋丹桓宮楹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至大夫倉士註

丹楹非禮也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

射姑卒

射音亦莊公也在位三十一年蓋世子羈嗣踰年而庶子赤篡立是為僖公史記世家亦作夷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

音戶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

危之也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愚按今汴梁路鄭州之西北孫泰山謂扈齊地未詳孰是

程氏曰遇於穀盟於扈皆為要

於遠反

結姻好去聲也傳

去聲 穀梁

稱男子二十而冠

下同

冠而列丈夫三十

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

先冠

左傳襄九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昏義疏三十而娶庶人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知人君之昏娶不可

以年三十重昏嗣也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

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鰥

古頑反

者老而無妻之稱舜

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

據舜典言舜生

三十徵庸以上並本

穀梁傳注 妻 下同

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

母以為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

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

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

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

家

孫氏曰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

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昏之速也陳氏曰莊公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愚按

漢惠帝制於呂后立姊魯元公主女為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而齊女待年

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

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

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

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王氏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耻者促

昏期也臨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卻魯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疆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馬何其難之之甚也二國之昏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劉氏曰公羊以謂何危爾我貳也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妄說耳愚按諸傳皆謂莊公受制於母婢娶仇女今考莊公以文姜葬後求昏於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汲

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禰宮以夸示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耳非迫於義而不敢違也

辛惠王

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亥七年

三祀惠三宋桓十一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左傳丹桓宮之楹刻其楹

皆非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之楹斷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斷之礱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斤言桓宮以惡莊也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

杜氏曰刻鏤也楹楹也張氏曰於礱

斷之外又加  
刻鏤之工

為盛飾以誇示之

范氏曰將親迎  
欲為夫人飾

此非

特有童心而已

左傳昭公十九  
年矣猶有童心

御

音禦

孫諫曰儉德之

共

音恭  
下同

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

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

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

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

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

子忍  
反

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

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

去聲

莊為後鑒也

王氏曰楹以黜望楹

以斲礩皆天子之制丹楹刻桷則僭侈甚矣魯用天子禮樂而莊公又過之以夸示仇女聖人備書而惡自見矣家氏曰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泝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泝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隆殺有等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為榮也不以僭禮為孝也今莊公忘父之仇徇母之欲娶仇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以蓋其無父之耻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



獨踰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永嘉呂氏曰：或謂成三年新宮災，親廟切近，不忍稱，故稱新宮。桓宮乃親廟，切近也，不言新宮，以惡莊也。是不然。宣宮，神主未入廟，而遇事故書新宮。若桓宮則固已久矣。宜其不稱新宮也。

葬曹莊公

王氏箋義：世子羈嗣立，既葬為戎所逐。

○夏公如齊，逆女。○秋

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穀梁子曰：親迎

魚敬反下同。

常事也

穀梁本作恒事，文定避宋諱。

不志

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陳氏曰：親逆女不書，唯莊公特書之。

則以娶齊女也。

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

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

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

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

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

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

啖氏曰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

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趙氏曰凡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

其闕耳

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

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臨川吳氏曰親迎常

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張氏曰王哀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愚按魯十二公娶夫人惟莊公書納幣則譏其親納幣而娶仇女也文公書納幣則譏其喪未畢而圖昏也桓文宣成書逆皆譏不親迎莊公親迎於讎國則亦譏也僖公之納幣逆女合禮則不書矣。陸氏曰公羊曰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也蜀杜氏曰公羊杜元凱皆以為禮不明春秋常事不書之旨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秋哀姜至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

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何以不致

愚按據文姜穆姜齊姜皆書至

不可見

音現

乎宗廟也

劉氏曰言

入非致廟之文也

姜氏齊襄公之女

范氏曰儻女臨川吳氏曰若以為齊僖女則僖

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妹為夫人若以為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蓋下於魯莊應未

有可嫁之女可媾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

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

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

從公而入

公以七月至而姜氏八月乃入

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

音遜

邾之亂兆矣

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

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不亂何待故曰入以惡之臨川吳氏曰凡卿為君逆夫人本

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

莊公不勝

音升

其母越

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

范氏曰：薦，進舍置也。

以成好

去聲。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

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陸氏曰：夫人至書月以娶。

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日，張氏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陳氏曰：制於

其母，必俟齊女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穀盟，扈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楹刻桷，以飾夫

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書入者，入逆辭也。書逆以病莊公書入以惡

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家氏曰：不書至，或謂其娶仇女，不敢以見于廟。

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夸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  
見于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耳高氏曰夫婦  
人倫之本所以成孝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  
桓公見殺於齊而莊公乃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  
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欲責其敬則我方讎彼  
鬼神之所棄也是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當夫人之  
職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難  
也以義不當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

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  
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  
乃不可乎公羊傳宗婦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  
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  
乎穀梁傳覲見也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居婦人之贄棗栗暇脩用幣非禮也

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  
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

去聲

明日執贄

音致

以見

音何

氏曰日下同

者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  
明日也杜氏曰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

道宗婦大夫之妻也

杜氏曰宗婦同宗大夫之婦左  
博襄二齊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高氏曰特牲饋食則宗婦統於主婦此曰  
宗婦則凡宗族之婦蓋主婦在其中矣公事曰見

私事曰覲

徒歷反聘禮私覲朱  
子曰以私禮見也

見夫人禮也曷為以

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

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

杜氏曰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

物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

側中反

栗棗脩以告虔也

曲禮婦人之贄俱榛

脯脩棗栗杜氏曰取其名以示敬何氏曰婦人見舅姑以棗栗見女姑以脩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

之棗栗取其棗有謹敬服脩取其斷斷自脩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

筆列反也

杜氏曰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通音大夫宗婦觀譏同見也故不稱及用幣譏同贄

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觀只書宗婦觀足矣以丹楹刻楠等事政之其使大夫觀宜有之矣張氏曰夫人至

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觀同贄是失男女之別

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

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薛氏曰莊公婚禮書之詳者志大惡也桓公惟不謹于文



姜之際身殺而莊公為累不懲其事則又甚焉納讎人之女以供祭祀懼無以悅乎夫人丹楹刻桷于桓之廟又使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往往加乎先王之禮而重之以奢借其所欲厚于夫人者無所不至夫婦之際先王正始之道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臨川吳氏曰楚懷王客死于秦其子頃襄王迎婦于秦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讎彼父但為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也司馬氏猶痛之况魯莊之父為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忍父昏讎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頃襄也哉方且飾桓宮用覲幣以夸富盛於齊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異日淫縱弒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愚按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贊俱覲而致哀姜通共仲弒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于始至宗婦覲用幣于終見於經書

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劉氏曰殺梁謂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殆不常見耳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愚按莊公娶仇女又奢僭以夸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

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夫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

陳赤歸于曹

杜預謂羈盖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

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

杜氏曰微弱不能自定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一月曹

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戎所逐而出赤者曹

之庶公子

杜氏曰赤曹僖公也賈逵曰赤戎之外孫

歸易

去聲

詞也

為戎所納故易

宋人執鄭祭

側界反

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

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

丁亂反

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

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

居正者之戒

趙氏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陳氏曰君在喪稱子其

曰曹羈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

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  
奔也劉氏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  
貶之無上下之異春秋治不治亂也使鄭忽曹羈

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  
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  
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有失故下得也薛氏曰羈  
者曹之嗣赤者子之非正者戎間曹之兄弟爭國侵  
其疆場而羈奔赤反亦曹羈無立之罪也張氏曰羈  
係於曹與鄭忽同明其正也赤不係國庶孽也赤以  
庶逐嫡戎以裔謀夏天子方伯不能正高氏曰戎而  
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愚按突歸于  
鄭鄭忽出奔衛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與此  
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也然去疾以國氏而  
突赤不氏國去疾正而突赤不正也忽展與皆以突  
去疾入而後出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  
甚矣。陸氏曰曹羈者義同鄭忽公羊云是曹大夫  
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非也曹伯伯也鄭伯  
亦伯也若以小國無大夫鄭亦宜無大夫豈獨曹哉  
似見曹之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陳氏岳曰戎既侵曹

而羈出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郭公

公羊傳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杜氏曰蓋經闕誤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

劉氏曰郭亡亡

國之亡也郭之所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不惡也於傳管子有之齊

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

去聲下同

善而

惡

去聲下同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

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上聲下同

所以亡也

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

則無貴於知其善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

並本  
意林

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

音冀

也夫既或知之矣不

能行其所知

不能去之蔽至於亂

君子所以高舉遠

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

家語尊賢而不能去雖

欲無亡豈  
可得乎

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通音天行  
健君子以

自強不怠未有不動而能存者詩云有朝廷不能洒  
掃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諸葛孔明稱海岱之間  
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自取滅亡  
者不可勝數汲汲以興復為事恐蜀之坐亡也○趙  
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  
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闕傳誤甚矣劉氏曰穀梁

謂赤者郭公之名然春秋不曰郭公赤歸于曹豈顛  
倒達錯如此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去其國雖音  
意卓侷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  
愚按說文亡字从人从匕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壬惠王  
子八年

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  
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

四祀惠四宋桓十  
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此諸侯  
交聘之始左傳

始結陳好也穀梁傳其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杜氏曰  
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  
季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  
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陳  
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是交聘自女  
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皆之乎盟主矣○啖氏曰  
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按聘者常事爾有何可嘉故知穀  
梁云天子之命大夫是也愚按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

強大而  
專命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子赤嗣是為懿公

何氏曰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愚按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文十五年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鹿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鹿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杜氏曰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

按禮諸侯旅見

音現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

與

音預

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與霑服失

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

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



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

征諸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蔡氏博集

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  
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

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注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

大音泰僕凡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注贊佐擊其餘面范氏曰鼓有聲舉陽事

以壓陰氣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

杜氏曰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皆恐懼修省以答

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

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永嘉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

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其於臨時耳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傭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三變常也變常故書愚按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三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

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借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既甚乎魏明帝太和初太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禳帝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子而可獻饌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聞羣臣其勉修厥職輔朕不逮其賢於魯莊遠矣。臨川吳氏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遭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爾。趙氏曰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祭統云成王賜魯重祭郊社禘嘗蓋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公羊云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凡此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為得禮又云以朱絲營社據書禮無此文劉氏曰左氏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廟朝乃

鼓于社又  
用牲耳

伯姬歸于祀

穀梁傳其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

歸以志禮之失也

孫氏曰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

大夫來逆名姓已

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

筆列反

於大

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

祀叔姬鄭伯姬不書歸

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僖二十五年蕩伯姬姑自逆杜氏曰伯姬莊公女愚

按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

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穀梁傳高下有

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社氏曰門國門也張氏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徇其文而無實徒以牲賒求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高氏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禱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况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陸氏曰按左氏例近劉氏曰公羊云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

○冬公子友如陳

此內臣出聘之始杜氏曰報女

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友莊公之母弟愚按此季友私行之階也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王氏曰春秋書內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著諸侯之慢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

癸惠王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丑九年蔡穆十鄭文五曹禧三陳宣二十

五祀惠五宋桓十春公伐戎公無春字張氏曰為追于四秦宣八楚成四濟西之耻報怨也襄陵許

氏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淪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

夏公至自伐戎

蜀杜氏曰伐戎無讖其致者公出師於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

○曹

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

音預下同

謀其事不請於天子

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

人殺其大夫

文七

是也

杜氏曰不稱名非其罪啖氏曰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劉氏

曰稱國以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陳氏曰殺大夫不名惡君也亦篡曹而殺大夫則必不義

其君者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

僂二

十陳殺其大夫洩

息列反

冶

宣九之類也

愚按楚成少與之師而棄其將

陳靈昏淫而殺諫臣二君固有罪矣然得臣剛而無禮洩治盡言不隱其過雖有重輕而皆有致殺之由故兼書其名氏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

事者用事之大夫也

如公孫寧儀行父用事於陳而與謀殺洩治之類

見殺

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儀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

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

侯不敢專命也

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

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



殺也

同上大司寇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

及春秋時

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

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

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

愚按齊桓晉文

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

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

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

書其官

莒殺意恢稱公子

或抑或揚或奪或予

上聲

聖人之大

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赤殺之

也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與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疚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其書名氏者或以其有罪足為世戒或無罪而貽其節或矜其不幸也。劉氏曰公羊云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穀梁云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說者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郵縣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今泗州臨淮

縣愚按臨淮縣徐舊國後  
北遷在今汴梁路徐州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見費誓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

舊矣

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僭稱王帥九夷以伐宗周徐國雖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僭王竊號

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去聲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

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杜氏

曰宋主兵故序齊上十五年傳桓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愚按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蓋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明年盟幽

於是而後授之諸侯則齊桓伯業  
盛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  
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

六宋桓十五秦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徒刀反杜氏曰魯  
地張氏曰洮溝在

濟州今濟南府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手炙反  
杜氏曰

巡守所以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  
宣布德義

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

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陸氏曰參譏之公及  
祀侯伯姬皆失正也惟不

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

訓亡矣

家氏曰于兆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  
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高氏

曰伯姬既歸于祀復來與公會是與文姜齊襄無異  
也陳氏曰內女為夫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

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  
皆未之前聞也愚按公會祀伯姬于兆猶之可也季

姬及鄆子過于防則惡又甚矣婦人  
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陳鄭  
服也穀梁

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  
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

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程子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同盟之例有惡

烏路反

其反覆

音福

而書同盟有諸侯同

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

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

如鄆子會盟于邾之

類其有小國願與

音預下同

之盟非出於勉強

上聲

者則書

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

杜氏曰二十五

年鄭文公四年為齊侵蔡獲成於楚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皆有貳心於齊今始服也

至是

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僭亂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

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蜀杜氏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

家氏曰或謂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而亦書同盟何哉大齊桓合諸侯不以兵革小大畢至而聖人與其同盟不然異時有合十有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十乘夸示諸侯而伯業遂衰者烏在其為衆也愚按齊桓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唐魯又受鄭唐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于幽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為心不復携戴蓋齊桓霸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

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

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杜氏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

啖氏曰書原仲之葬人見季友私事出境

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注見隱元

何以通季

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

之表也祭

側界反下同

伯以褻

音縣

內諸侯而來朝

隱元

祭叔

以王朝大夫而來聘

莊二

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



喪

三隱

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

越境而會葬

杜氏曰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知讖

齊高固莒

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

宣五莊二十七

其後陳莊子死赴喪

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

音

子而問焉曰古者大

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焉

音煙下同

得而哭諸

見檀弓鄭

氏注以其不外交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

勿哭

同上注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愚按陳莊子齊大夫名白乃成子恒之孫襄子

盤之子莊子之和并齊國是為太公

未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

明始亂

祭伯不書朝祭叔不稱使尹氏不書爵

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

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陸氏曰臣无境外之交况

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蜀杜氏曰外大夫未有書葬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子與原仲有舊已為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往葬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適他國而葬大夫乎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臨川吳氏曰无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无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也參譏之愚按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蒞盟且進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

宋為季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无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此盛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於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陸氏曰穀梁云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按春秋前後无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識季友之行爾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劉氏曰公羊云何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內難也非也是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季子見幾遠舉是忘宗國之亂也况去莊公没尚數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

傳直來曰來  
大歸曰來歸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

本何氏注

若歸而合

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

趙氏曰凡內女

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女子

有行遠

于萬反

父母兄弟

邾風泉水篇

春會于洮矣冬又歸

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

際嚴矣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于祀也祀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張

氏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愚按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祀伯姬四書來

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莒慶莒大夫也莒無大夫何以書譏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

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

則稱字

社氏曰卿自為逆則稱字左宣五年傳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去聲其君逆

則稱女

如紀裂繻來逆女

尊卑之別

筆列反

也

范氏曰君不敵臣陳氏岳曰內

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如齊高固來逆叔姬不書歸于齊

何以書諸侯嫁女於

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

罪之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

矣陳氏曰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曷為公親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  
桓莊之際莒嘗為強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  
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  
也恩按宣公以篡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  
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  
女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劉氏曰穀梁  
云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不曰逆女  
亂於君夫人者也  
書叔姬自其理然

杞伯來朝

高氏曰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  
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何氏

本旨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  
郊祭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  
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僻陋張氏曰杞國小  
力微故降爵以自儉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

蓋浸以微弱也愚按桓公之經三書祀侯公穀皆作紀此書祀伯以復並書伯惟僖二十三年書祀子卒二十

七年書祀子來朝襄二十九年書祀子來盟文定據左傳謂祀用夷禮故貶稱子朱子又謂祀國最小所以文

獻不足徵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然春秋

未嘗書祀公亦不可致姑闕疑以俟知者○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氏曰城濮衛地將討衛

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愚按相會于衛地而後伐衛則

為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城濮合東昌路濮州

乙惠王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邠一年穆九鄭文七曹倍五陳宣二十

七祀惠七宋桓十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六秦宣十楚成六

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

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

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

十九年

至是王使召

音伯廖力彫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在前年

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

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

周禮大司寇刑亂國用重典注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若惠徼康叔



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

左傳宣十二鄭伯曰其翦以賜諸侯使臣

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徽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

則可以免矣

今不徵

知陵反

詞請罪

左傳隱十一不徵辭不察有罪

而上逆王命下

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

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

見

音現下同

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

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

矣齊稱人將去

去聲

甲師少也

五峯胡氏曰春秋之時天下無號令甚矣衛惠既死

王命討之雖為後時然猶勝終不討也齊桓承王命而不動大衆亦得輕重之宜矣為衛侯者即日因齊桓之京師請歸死於司寇以忠孝蓋前人之愆可也齊師以是日至直以是日與之戰甚矣故義繫於衛而非繫於齊也趙氏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異其文高氏曰初衛與兵助子類篡王而齊為霸主不能奔殺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霸諸侯而所為乃若是張氏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主罪之也不地於衛都也臨川吳氏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于衛地矣今年伐衛稱人者蓋齊師待于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衄也王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

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愚按衛立  
子頹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  
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  
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貶而比事觀之齊桓亦  
不可以無責矣又按經書及戰者二十文定於此戰  
與紀齊之戰于韓于甌井陘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  
邲新築于鞍皆謂書及以貶之乾時鄆陵長岸雖貶  
主是戰者而不及及為貶于奚于鐵無傳唯於栢舉  
與吳子而不以及為褒若大棘則鄭伐宋而經不書  
伐是與于韓例同艾陵書伐書及則兩俱有罪也然  
及之為言不過為志乎是戰而非褒貶所係故救患  
之兵則為美辭而貪憤之兵皆為貶辭也善戰者服  
上刑而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戰皆譏而惟於排難解  
紛頗有取焉耳○趙氏曰公羊云春秋伐者為客伐  
者為主注云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夫文字本以  
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

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按衛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取敗微之有柯義乎劉氏曰穀梁謂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不為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久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邾素果反邾在位十二年子遜降嗣是為文公

○秋荆

伐鄭

穀梁傳其曰荊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梁傳善

救鄭也程子傳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

公子元文王弟

無故以車六百乘

証反

伐鄭入自純門

郭門外

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

狄之也

孫氏曰來聘稱人此不稱人者以其創艾中國復外之也

鄭人將奔桐丘

杜氏曰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去

聲卑師少桓

公主兵邇同惡安中國之事見

音現

矣

朱子語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

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遇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張氏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聞諸侯之救而遂遁惡按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

會禮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游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  
是大舉次陘之師以聲罪於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  
首止之盟鄭伯諉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  
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  
服矣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  
即朝于楚然則齊桓取威定霸之功豈可少哉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却楚而救鄭也  
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  
為愈  
矣

冬築郿

郿芒悲反公穀作微杜氏曰郿魯下邑王氏曰  
帝乙子封於微今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鄉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

郿陽萬氏曰工役之  
多者書之以城工役

之小者書  
之以築

故館則書築

莊元築王  
姬之館

臺則書築

見三十  
一年

園則書築

成十八築鹿園昭九築  
郎園定十三築蛇淵園

郿邑而書築者創

作邑也

隱七年傳凡書  
築者創始也

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

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張氏曰冬  
雖用民力

之時而下書大无麥未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呂氏  
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  
築臺者三城邑者一新延廡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  
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園愛民力而重農  
事者惟僖公耳○啖氏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  
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園之下不宜  
濫在此劉氏曰左氏云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  
邑耳邑與都相較無幾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  
京師又當殊而通  
以成名之何耶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

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

徒吊反

度不充有司會

古外反周禮注

歲計曰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

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

杜氏曰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愚按王制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桓宣有年大有年皆書於冬

大無者倉

廩皆竭之詞也

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

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

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



九年之積

子賜反

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

本何氏意

林 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

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

國之不知務也

劉氏曰經無水旱之變忽無麥禾推驗事實由魯不務畜積日損月削以

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  
水旱亦不言饑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  
不稼播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餓皆失  
也愚按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  
麥禾則黍稷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  
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然不書饑者以  
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  
言饑而不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蝨稼之所致莊公

無水旱蝻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  
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未如之何而乞糴  
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啖氏  
曰公羊云蜀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  
造邑也按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  
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闕諱乎穀梁云大  
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  
甚也稱有顧如何為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

識也穀梁傳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杜氏曰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

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

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也

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

罪本意林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蓋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

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

命而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

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

其玉而與之糴張氏曰魯不遇齊桓則其民必至轉

於溝壑矣趙氏曰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

文惠按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與歸粟于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于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予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葵丘五禁曰毋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趙氏曰左氏云禮也據諱是譏非善之也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丙惠王十  
辰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年晉獻十二衛懿四  
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

十八祀惠八宋桓十  
七秦宣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廐

公羊傳修舊也修舊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

凶年不修穀梁傳延廐  
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

言新者有故也

杜氏曰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何以書昔韓昭

侯作高門屈

居勿反

宜曰曰

楚大夫時在魏

不時所謂時者非

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

反也

益奢此所謂時誣

曲勿反

舉贏者也

見史韓世家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

故穀梁子曰古之君

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

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

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家氏曰延

廡馬閑之名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周禮天子  
十二閑諸侯六閑孔氏正義每廡為一閑閑有二百  
一十六匹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  
多矣不必書也延廡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  
太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  
馬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廡  
者天子之廡非諸侯之廡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  
侯之門也延廡之儲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  
曰新通旨書新延廡者為大無麥禾民勤於食則仍  
舊可也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廡謂之延延長也  
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  
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廡廡  
有肥馬民有饑色可謂不恤國矣孫氏曰惡不愛民  
也愚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  
春秋書築鄩新延廡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  
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

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糶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與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趙氏曰左傳云新作延廡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廡不當云新啖氏曰又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入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廡何妨農隙作之

夏鄭人侵許

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

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蜚扶味反左傳為災也公羊傳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杜氏曰蜚

負蟻也劉歆曰負蟻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新安羅氏曰負蟻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蜚作撥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燬稻使不蕃春秋書之

當由此爾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  
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鷄  
鵠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螯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  
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  
有而言多螽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  
不言多而言災愚按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獨山  
海經以蜚為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有  
姑并識以俟參攷。啖氏曰左氏云凡物不為災不書  
春秋紀異多矣○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何必為災乃書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

音現

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

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  
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杜氏曰紀



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臨川吳氏曰叔姬姊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與叔姬莊十二年歸鄆此卒于鄆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於鄆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之姊則如初也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元海如晉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社氏曰諸防皆魯

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及者別二邑也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鄆大饑而告糴此年春

新延廐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啖氏曰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必小大乎。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愚按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為可城特拘於常例。農隙之時而

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諸城今屬益都路密州。

丁惠王十三年三十一年齊桓二十二年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已三年三十一年齊桓二十二年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

宣十二年楚成八年秦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無師字穀梁傳次

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陳氏曰次于滑也書公于郎貶師之此其但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馬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郟而郟降于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鄭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愚按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郟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不能謀凌

弱而為援，皆罪也。然鄆乃紀之附庸，觀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鄆。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強盛不敢援鄆，故佯為救鄆之虛名，猶次滑之意耳。

秋七月齊人降鄆

降戶江反鄆音章穀梁傳降猶下也杜氏曰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

北有鄆城張氏曰今東平府須城縣

降者脅服之詞

杜氏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凡服從內

附曰降不言鄆降降由於齊

前書郟降于齊師意責魯也

二國同國郟郟

不降於魯而降於齊見魯不能服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

不書鄆降於齊

則見齊以威力逆脅而強使降服非郟降之比

鄆者紀之附庸

左傳昭十九莒子奔紀鄆

愚按鄆蓋須句顯與之類耳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

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

以鄆之微故責之薄

本帝山劉氏

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

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

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鄆陽萬氏曰以齊桓之賢

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得鄆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鄆之眾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子遺聖人所以書降鄆而深致其誅貶也家氏曰齊魯圍鄆鄆降于齊師降於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鄆畏威而降降於兵未加之前鄆雖降而猶存鄆則不復見矣○啖氏曰公穀云鄆紀之遺邑按鄆自是小

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劉氏曰公羊云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亦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假借為避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傳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殺梁傳不日

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杜氏曰以賢錄也紀侯既卒

不歸宗國而歸于鄆音携所謂秉節守義本杜氏注不以亡

故而睽苦圭反婦道者也故繫去聲之於紀而錄其卒葬

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鄆易紀也先儒蘇氏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

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家氏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劉氏曰非叔

姬之賢則不足葬高郵孫氏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愚按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亡繼絕之遺旨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義見二

○冬公

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子禮反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

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張氏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愚按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襄陵許氏曰齊

桓伐鄭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齊桓之伯不自恃也

用兵行師每資武於宋桓取策於魯莊其治國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

能力正天下澤潤生民。劉氏曰穀梁云及者內為志馬爾非也設若外為志便云公會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已操之為已蹇矣穀梁

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杜氏曰山戎北狄

鄭氏曰其地在薊州漁陽愚按薊州今大都路大興縣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

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

去聲下同

亦未嘗興大衆出

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

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

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

何氏曰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愚按

上遇魯濟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知伐山戎非微者矣

夫北戎病燕

音烟職貢

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

才用反

諸侯越千里之險

為

于偽反

燕關地

史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諸

命燕君納貢于周諸



侯聞皆從之可謂能修方伯連帥去聲之職何以譏之乎桓

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

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域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

力爭不毛之地本楊氏辨要其患有不勝音升言者故特貶

而稱人以為好去聲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劉氏曰桓

公之威行乎天下其重過於萬乘又越竟以伐山戎諸侯震恐乃沛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

故貶而人之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音邵陵

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本杜氏會義觀此可

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通音楚頰侵鄭鄭乃內地

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我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候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獮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纓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治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舉而勤兵于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王氏曰荆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之○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

戊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一年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年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

三十祀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年春築臺于郎公羊傳何以書譏

何以書厲民也劉氏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天子有靈臺

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本何氏注詩靈臺注天子有靈臺以

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左傳僖五日南至遂登觀臺以望而書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去國

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

音洛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登高遠望人下同也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厲民自

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

樂乎

杜氏曰書築臺刺奢且非土功之時董子繁露譏驕溢不恤下也孫氏曰莊比年與作今又一

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家氏曰凡築臺與園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譏之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愚按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為先君為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牆地其為不匱財用齊饒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啖氏曰公羊云築臺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激沉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按一歲三築臺假如皆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夏四月薛伯卒

張氏曰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公羊傳何以書

譏杜氏曰薛魯地愚按  
今東平路秦時為薛郡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非禮也公

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穀梁傳軍得曰捷

軍獲曰捷

何氏曰戰所獲曰捷

凡諸侯有四方之功則獻于王

王以警于遠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去聲俘本左

獻者

下奉上之辭

杜本杜氏注

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

來獻者抑之也

常山劉氏曰齊侯伐山戎得其捷躬來誇示以威我書曰來獻抑之也張

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當納而輕受之昏罪也

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

以沮外徼

吉弔反境也塞也

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前陳湯傳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湯為西域副校尉橋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得漢使節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千餘人軍既至論功丞相匡衡以為湯延壽擅興師橋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詔欲封湯等千戶衡復爭乃封延壽義成侯湯關內侯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緩中國而徒勤遠畧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捷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耻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愚按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夸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徹其狹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宋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荆蠻也昭昭矣○劉氏曰穀梁云內齊侯也不

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非也去年伐山戎知其當為齊侯者正以獻捷乃齊侯也今此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今既稱齊又曰來獻安見內乎又云戎菽也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北字類非狄字類叔傳馮訛謬并為一字耳

秋築臺于秦

且公羊傳何以書譏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慙君子危之故謹而

志之也一年罷民三時惡內也范氏曰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矣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啖氏曰穀梁云虞山林藪澤之利此當施於築園下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冬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子說無益於為教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子說無益於為教

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張氏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  
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家氏曰是歲三  
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麥禾告糴而  
築鄆新延廡書法相類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  
微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  
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  
時穀已成實閔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  
歲之災也故特書之呂氏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  
歷四時此年才一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  
者豈止一年而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興上功屢見  
災異故詳  
志之也

已惠王十  
未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  
晉獻十五  
衛懿七  
蔡穆十三  
鄭文十一  
曹僖九  
陳

宣三十一  
杞惠十一  
宋  
春城小穀  
范氏曰  
小穀魯地  
孫  
桓二十  
秦成二  
楚成十  
氏曰曲阜西北有小



穀城通旨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攷此詳矣薛氏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糜蠶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郛次年新廡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况洊饑而輕用民力乎。高氏曰社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一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沙隨程氏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公及齊侯盟穀歸父會穀乃濟北之穀

○夏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

傳梁丘在曹邦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

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  
宋而先之也隱四年傳志外之過者三而皆以爵若曰  
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愚按濟南路鉅野  
縣有古昌邑城何休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然隱  
八年莊四年兩遇于垂垂衛地而衛序齊宋下蓋盟會  
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避  
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材問於季友對曰臣  
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  
叔持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  
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  
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  
遇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公子慶  
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  
脅公季子起而洽之則不得與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

因不忍見故請至于陳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弑滅成季子和樂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於是從其言而飲之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社氏曰牙慶父同母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

陳氏曰雖酖之而立

叔孫氏喪以大夫之禮也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

誅不得避凡君臣之義也

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酖牙緣君臣之義不得私其親

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注刑于甸師氏禮記文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陸淳

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

譏也

本微旨

得之矣

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當是

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誅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通旨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或曰周公誅管蔡而

正其罪何也曰二叔之罪彰矣故不得而掩也石氏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拘一人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為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醜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醜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也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強盛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陸氏曰

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盱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為義劉氏曰殺梁云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益明乎何苦日之與正卒相亂哉愚按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為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夫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權而莫如之何也苟謂經不寓意則當時季友隱其跡聖人因之而書卒以示季友之殺兄無罪若疑叔孫之有後則共仲以罪自經亦有後也况春秋之亂賊如齊殺無知其後有仲孫湫宋殺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徵舒而其後有夏鬻夏區夫安得謂為惡之臣而不為祖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殺梁

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

病邪之伺

音

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

本篡例又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閹閹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閹閹嚴飾之女子

小人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至哉

然則莊公以世適

音

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强即位

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

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

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啖氏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凶變也

若遇弑則不地張氏  
曰書月書日謹之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般音班公羊傳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

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子般弑也孰弑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蓋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杜氏曰子般莊公太子

初公築臺臨黨

音掌

氏見孟任

音壬

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

犖

音洛

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

陳立閔公

據左傳

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



直類  
反 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

基乾坤詩始關睢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  
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

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氏

曰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未葬則名之既葬不名雜  
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張氏曰子般見弑而  
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  
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  
以自定內失闕家之道而使國人得以致戲公子觀  
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聲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  
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  
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

所以舉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通音問子般子亦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之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殺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愚按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于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為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嫡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音現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杜氏曰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權而

適齊欲

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

去聲

康王方是時掌親

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

音

公奭

音

命仲桓南

宮毛取二千戈虎賁

音

百人于伋以逆嗣子

見書

伋

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

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

人可知矣

東萊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

防危慮患之意深矣

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

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

見二年

法不當

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

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音現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

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王氏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

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其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張氏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答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般雖弑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託之

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也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劉氏曰穀梁云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弑爾不足

以見慶父之賊也慶父弑君此魯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使其罪不見乎文十八年子卒下季孫行父

如齊則行父亦  
弑子赤者耶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杜氏曰邢姬姓周公之胤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今邢州龍岡縣狄北狄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九